

老战友欢聚一堂其乐融融

——记莎萍、小心、广月、亮剑、海鹰叙旧欢

春节期间，邀约广月兄与满英姐去莎萍兄、小心姐府上拜年，可是，因为各有各的私事，延至2月11日，周六，我们才腾出大家都方便的时间去拜访莎萍兄、小心姐伉俪。

为了谨慎起见，出发前两天去封短讯给莎萍兄告知我们那一天会去府上拜访；莎萍兄回函说会在家等候我们的到来。

出发前一天，广月兄告知说由于满英姐患病，不能与我们同行；我们感觉非常遗憾。

周六上午，到了广月兄次女在雅加达北区椰风新城的住宅，那是自满英姐患上阿尔茨海默病后，广月兄与满英姐才搬进去的房子。

广月兄次女吕凤与夫婿阿城是一对孝顺的子女，得知母亲罹患难缠疾病，就决

定将父母接过来同住，并雇了两名护工料理母亲。

进门后，广月兄已准备就绪与我们一起出发；我们看见满英姐端正地坐在沙发旁边的轮椅上，我们立即跑前去与满英姐打招呼、握手；可是，满英姐却似乎与我们不相识，一点反应也没有。广月兄解释说，满英姐近三年来就是这种情况了；看来，满英姐的阿尔茨海默病还是比较严重。

吕凤说，妈妈过去在印刷馆是主管，从早忙到晚；又买材料，又管员工；生意结束了，在家无所事事，渐渐地人变得静下来了；不久，慢慢地从健忘变成痴呆。

看来，人呐，还是老来忙的好；不然，脑子一旦休息了，随之而来的就是老来要人照顾了。

上了车，我告诉广月兄，莎萍兄自疫情爆发后就不敢出门了。上次，中秋节前，我们去拜访莎萍兄时，到了午餐时间邀请莎萍兄、小心姐伉俪出去用餐，被两位老人家拒绝了。那么，今天，我们先用餐才去莎萍兄府上吧！

在宾大罗商场用餐后，大概是1点左右，我们就出发去莎萍兄在宾大罗第九区的住宅。

到了莎萍兄家，莎萍兄与小心姐已着装整齐等待我们的到来。大家都坐好后，小心姐说，莎萍兄听说我们要来拜访，高兴的不得了。

广月兄问起莎萍兄今年贵庚，莎萍兄说差不多90岁了，准确地说就是88岁，我们华人喜欢称之为“米岁”。广月兄也报上了年纪，是1940年

出生；小心姐说，我比你广月大三岁。随后，小心姐指着我说，你跟我同属虎，我大你一轮；然后，小心姐指着我太太说，你是属龙的；我太太回应说，我属兔，今年是本命年。小心姐说，哦哦，你比冬珍大一岁。讲起文友们岁数，小心姐如数家珍。佩服！

谈话中，广月兄讲述了印华作协的创会史。广月兄是创会人之一，提及此事，最有资格。莎萍兄入会数十年，讲起作协的以往活动，娓娓道来，记忆犹新。

莎萍兄虽足不出户，可是，有关作协的人与事，却了如指掌。真所谓“秀才不出门，能知天下事”。佩服！小心姐在一旁说道，你们晓得吗？莎萍整天会在平板电脑前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，游览“寒轩阁”、各类网报、各类网站。真的是博览五车，无所不晓。

莎萍兄身体非常好，只是无奈的耳背必须借助助听器。我们问起莎萍兄的保健法，莎萍兄就示范给我们“中医饶舌锻炼法”，并交代说，早晚各锻炼一次，每次五分钟；看来确实对健康十分有效。广月兄给我们示范了提踵

运动与平甩功；看来都确实有效；莎萍兄与广月兄身体都是棒棒的。莎萍兄甚至脸上都无长一丝皱纹呢！广月兄却是红光满面、鹤发童颜；小心姐身体也很壮，只是埋怨腿脚不好使，导致越加懒得出远门了；可是，有时还会去菜市场买菜练练脚，看来腿脚问题并不是很大。

小心姐告诉我说，碧珍文友经常与其他文友来看望两位老人家；又是冬珍文友，又是夏兰文友；又说，尤其夏兰文友，时不时送来好吃的给两位老人家享用。有道是：人间有爱世间有情！

正当五位战友兴致勃勃聊天时，听到外头有叫门声；原来，主人家二公子带着儿媳妇来看望父母，并带来大包小包的食品。

我们都知趣地站起来向莎萍兄、小心姐伉俪道别；殊不知，莎萍兄叫我们都坐下，说儿子媳妇一会就走，我们再聊聊。说的我们怪不好意思。趁儿子在场，就麻烦他给我们拍个照留念；这样，就留下了一张五位老战友合照留影的纪念品了。

作者：亮剑

